

共建书香兴化

共享文明和谐

中共兴化市委宣传部



## 难忘《儿童时代》

□陆小鹿

林海音在《家住书坊边》里写她小学生时期,曾有多年订阅中华书局的《小朋友》半月刊和商务印书馆的《儿童世界》杂志,那是她当年的课外精神食粮。这让我想起我的小学生时期。那时,我的课外精神食粮是中国福利会的《儿童时代》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《少年文艺》。这两本杂志陪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,虽然那时生活清苦,可是徜徉在阅读的海洋里,是多么幸福,叫人难以忘怀。

《儿童时代》是新中国第一本少儿刊物,创办人是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先生。我第一次读《儿童时代》是小学三年级,方方正正的杂志,比小人书大多了。好看的故事,漂亮的插图,一本杂志,直翻得我爱不释手,晚上睡觉也要放在枕头边。那时书籍少,小朋友们时兴借书看。邻居玩伴问我借《儿童时代》,我心里多么舍不得,千

叮咛万嘱咐,叫他们看的时候小心一点,别弄坏了纸边。

《儿童时代》是月刊,每看完一期,就得翘首等待一个月。一个月的时间漫长得如同一年,长长的等待中只能把旧杂志再翻来覆去地看几遍。不过,融入情感的等待,还是值得的,每拿到新一期杂志,就欢呼雀跃地仿佛过六一儿童节那么开心。

我订了三年《儿童时代》,直到升入初中,自觉已不是儿童,自此便没有再看这本杂志。有年冬天,偶遇儿时邻居,几十年未见,才知他师范毕业后做了老师。他说:“还记得我当年问你借的《儿童时代》吗?就是这本杂志,在我童年时,让我对美好事物产生了无限的憧憬与想象,促使我选择了这一辈子的专业。”

一本杂志影响了一个人的人生选择,一时引我感慨万千。后来偶然看到上海儿

童博物馆在举办“儿童时代特展”,赶紧过去怀旧。展厅里精选了各个年代的巨幅杂志封面,图案很有年代感:民族大团结、草原牧羊人、三毛形象、植树节种树浇水、马路边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、红领巾背带裙头上扎着蝴蝶结……看过介绍后才知,有部分封面图案是著名画家的作品,黄永玉、张乐平、程十发、戴敦邦……我最喜欢的是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,封面是黄永玉的作品,画面上一个抱着玩具的小女孩和一只小猫,正坐在板凳上,看对面小男孩玩假面具的游戏。两小无猜,青梅竹马,仿佛我和老公的童年时光,温馨浪漫。

展厅里还陈列了一位老作者和编辑的通信原件。那个年代,没有互联网,沟通不及如今便捷,可慢有慢的真诚和优雅。那时候,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是有温度

的,他们鱼雁往返,推心置腹,亦师亦友。有意思的是,还看到了几张上世纪八零年代的稿酬单,当年,发稿一篇可领到人民币三十元左右,对照当年的工资水平,应是不菲的一笔收入。

那天,我在展厅里买了两枚绿色的纪念信封留作纪念。信封上画着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,鸽子是宋庆龄奶奶生前最喜爱的小动物,它洁白无瑕,象征着和平。信封右上角贴着“儿童游戏”的邮票图案,那些“儿童游戏”是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的游戏,倍感亲切:跳房子、丢沙包、踢毽子……离开展厅时,我还买了一只以黄永玉那幅封面为图案的文创包,背上身时,不禁有些感伤,我是多么想念童年的光阴啊!实际的童年已经过去,就让心灵的童年永存吧,在邮票里,在背包里,在我深深的脑海里。

乱弹水浒之三十七  
水浒中的刺配与花绣

□陈学文



鲁智深



宋江

史进是水浒中第一个出场的好汉,他的肩膀、手臂和胸膛上纹了九条青龙,因此唤做“九纹龙”,不但满县人叫顺了口,而且在江湖上名头很响。

纹身起源于原始社会,《礼记·王制》中记载:“东方曰夷,被发文身,有不火食者矣。”大意是说古代东夷部落的民众披头散发,身上刺着花纹,吃的是冷食。而在南方百越民族,也有纹脸的习俗,名叫“涅面”。远古时候的纹身可能是为了区分部族或者是成年礼的一种方式。

从春秋时代开始,出现了一种叫“墨”的刑罚,“墨”为五刑之首,郑玄注:“墨,黥也。”就是在罪犯或逃跑的奴隶脸上刺字。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叫英布,他因为触犯秦律被黥,所以又叫黥布。

就水浒传来说,纹身的类型分为两种。一种是犯了罪被判发配充军的人,脸上被强行刺字,这叫“刺配”。另一种是为了赶时髦或者追求个性,主动在身体的各部位刺上各种精美图案,称为“花绣”。

水浒中第一个被刺配的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,他被高俅设计陷害,误入白

虎堂而惹祸上身。结果是“断了二十脊杖,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”,发配沧州牢城。陆谦收买董超、薛霸,让他们在野猪林下手杀害林冲时,曾说道:“明日到地了时,是必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。”这个金印实际上就是面颊上的刺青。原著中专门作了说明:“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,都脸上刺字,怕人恨怪,只唤做打金印。”陆谦说这话的意思,是让两位公差害死林冲后,把林冲脸上的金印割下来做个证明。

杨志卖刀,一时冲动杀死了没毛虫牛二,被官府“断了二十脊杖,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,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。”杨志原本脸上有一大块青痣,这下又刺了两行金印,胆小的人在晚上看见他,一定会吓个半死。

最有意思的是武松,他竟然被判了两次刺配。

第一次,武松为给哥哥报仇,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,被脊杖四十,脸上刺了两行金印,迭配二千里外的孟州牢城。因为杀了两个人,虽有自首情节,刑罚还是要比林冲和杨志要重得多。

第二次是在孟州,武松中了张都监的诡计,被当作盗贼抓了起来。结果被脊杖二十,刺配恩州牢城,而且再次“刺了金印”。后来武松杀死张都监等人后,在十字坡酒店孙二娘对武松说道:“阿叔,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,出三千贯信赏钱,画影图形,明写乡贯年甲,到处张挂。阿叔脸上现今明明地两行金印,走到前路,须赖不过。”

武松两次犯事,两次被刺了金印,加起来应该是四行金印了。估计施老爷子都忘记了这个细节,仍旧写成了“两行金印”。如果第二次的金印刺在第一次金印的部位,不就还是两行金印吗?但这种可能性极小,因为刺青的颜色是不容易消退的,两次刺青重叠在一起,也就看不清所刺的内容了。

宋江杀了阎婆惜后,在江湖逃亡,宋太公骗了宋江回家,结果被官府抓获,把宋江脊杖二十,刺配江州牢城。后来宋江

在江州浔阳楼酒后题了一首词,其中有“不幸刺文双颊,那堪配在江州”之句,显然,宋江视脸上刺字为奇耻大辱,一直耿耿于怀。

梁山好汉中被“刺配”的还有朱仝、裴宣和卢俊义。朱仝因为私自放走雷横,被断了二十脊杖,刺配沧州牢城;裴宣做孔目时因为不肯苟且,被知府陷害,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;卢俊义因为被李固举报私通梁山,判了脊杖四十,刺配三千里。只不过,裴宣和卢俊义刺了字后,半路上被人救了。

纹身也叫“刺青”“劄青”,而在宋朝叫花绣。

史进全身的花绣是九条龙,这个太托大,毕竟龙的图案是皇族专用。敢有这样的作派,只能说明史进是一个有勇无谋、任性使气的少庄主。

阮小五也有花绣,他是在胸脯上刺着“青郁有一个豹子”,这不但是为了炫耀阳刚之美,还有实用价值。古代南方的一些部族将纹身称作“镂身”或“雕题”,唐代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·黥》中记载:“越人习水,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。”意思是越人都习水性,必定都纹身以避开水中蛟龙的袭击。阮小五是渔民,经常要下水捕鱼。他在胸脯上纹着一个凶神恶煞的豹子,旨在吓退水中凶猛的生物。毕竟古代的渔民比较迷信,他们认为水下有神灵鬼怪,所以既要有敬畏之心,也要有防范之举。

杨雄有一身“蓝靛般”的花绣,施老爷子用一首《临江仙》描述杨雄,其中前两句是“两臂雕青镌嫩玉,头巾环眼嵌玲珑”,对杨雄两只臂膀上的纹身特别加以赞美。杨雄是蓟州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,不但要与罪犯打交道,还要负责行刑。原著中并没说杨雄一身花绣所刺何物,但应该是能够镇凶避邪的图案,使罪犯见了从心理上胆怯、害怕。

解宝“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。有时性起,恨不得腾天倒地,拔树摇山。”飞天夜叉是佛经中常提到的一种勇健捷疾的食人鬼。《楞严经》卷八说: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,飞天夜叉,地行罗刹,游于四天,所行无碍。”解宝是猎户出身,他希望在攀爬悬崖绝壁时能够像飞天夜叉一样捷走如风、如履平地。

鲁智深为什么叫花和尚?很多人以为

是因为他既喝酒又吃肉,不守僧人规矩,实际上原著说得很明白:“因他脊梁上有花绣,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鲁智深。”鲁智深的花绣是做渭州经略府提辖时刺的,那时候他叫鲁达,还没有出家做和尚。鲁达作为行伍军人,他刺在脊背上的花绣,表明了他天生具有桀骜不驯的个性。他在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时,赤裸后背露出的花绣一下子就能镇住那批偷菜的泼皮。

龚旺之所以叫做花项虎,只因他“浑身上刺着虎斑,脖颈上吞着虎头”。有施老爷子赞诗为证:“手执标枪惯飞舞,盖世英雄诚未睹。斑斓锦体兽吞头,龚旺名为花项虎。”龚旺擅使飞枪,但他的本领还真没了他的纹身这般唬人。

燕青是水浒中最有名的纹身者。水浒第61回:“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,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,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。若赛锦体,由你是谁,都输与他。”

燕青的一身花绣确实了得,如铺着翠玉一般。而且,每一次选美大赛,没有谁能赢过他。这段文字也告诉我们,宋朝的纹身已经具备健美、娱乐的意义。难怪娱乐圈头牌李师师都忍不住要欣赏燕青的纹身。

水浒第八十一回:

数杯之后,李师师笑道:“闻知哥哥好身纹绣,愿求一观如何?”燕青笑道:“小人贱体,虽有些花绣,怎敢在娘子跟前擅衣裸体?”李师师说道:“锦体社家子弟,那里去问擅衣裸体。三回五次,定要讨看。燕青只得脱膊下来。李师师看了,十分大喜,把尖尖玉手,便摸他身上。”

燕青的这一身花绣惹得李师师芳心大动,最终帮助宋江顺利完成招安心愿,从这一点来说,燕青的花绣也是有功的。

以前看香港警匪片,黑社会分子往往都有乱七八糟的纹身,这样的影片看多了,就给人一种心理暗示,似乎有纹身的都不是好人。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这种现象,例如在唐代,纹身的群体以市井恶少、江湖豪侠为主,其中有不少浪迹江湖的任侠之流或坊市里舍的逞强好斗之徒。

随着社会的多元化,现在的人们把纹身视为一种彰显个性、追求时尚、满足自我的行为,其实我们从梁山好汉身上的花绣,看到的又未尝不是这样的呢?